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集卷二十一

宋 劉一止 撰

啟

答張狀元啟

伏審造廷射策唱第居先榮動縉紳聲流華夏恭惟歡  
慶某官受才英特種學邃深微言造於六經卓行師乎  
百代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竭精勵志之秋宜  
特求一日之長庶幾聞三道之要竊窺大對益致精忠

意深切而有加言舒徐而不迫皆前日未聞之論興聖  
心見晚之嗟名蓋出於顧期士同知其不獻念莫遑於  
修慶情過辱於騰賤內揆庸虛仰慙謙厚識弔古精思  
之作不敢謂能得為國遠慮之人茲為可賀眷言欣頌固  
既敷陳

答特奏名狀元啟

伏審祇奉臚傳趨登舉首得人之喜有識所同恭惟某  
官賦傑異之材蘊深醇之學文辭少作已擢秀於士林

聞譽老成又推先於州里當英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  
士畢精極慮之秋側聞至言頗契大問向來伏樞寧忘  
千里之思此日驚人未覺一鳴之晚既受知於親擢行  
濶步於安途念修慶之莫遑辱騰牋之誤及眷言末契  
實倍歡悰

上時相問候啟

屈伸在道忍懷韓子之九遷志願有年莫遂荆州之一  
識足跋跋而欲進神忽忽而若馳念介紹之不先懼聽

聞之或駭敢以堙微之迹仰通咫尺之書揣分自疑嚮風  
增慕伏惟信順之至天人所私導迎六氣之和膺受百  
祥之集恭以某官博大純懿疏通敏明才足以絕千人  
之英力足以任一世之重忠貫金石信通神明許國以  
來視身何有幹斗樞而獨運扶天步於方艱德在人心  
事書野史方且執謙自牧避寵弗居魏絳懷多功之嫌  
豈惟辭賞晏子守足欲之戒亦以矯時出分數路之優  
灼見累年之効吾國既固我公盍歸迨茲入覲之初始

副具瞻之舊九鼎大呂益增氣象之安烈日嚴霜自覺  
威明之遠惟帝所屬捨公疇依某末學空踈餘生么麼  
粵從廢黜自卜隱淪叨宸扆之矜憐賴朝廷之收拭俾  
使一道待次期年尚期受約束於相門故欲列姓名於  
記室悃悞所寓筆舌難周殘暑未衰清秋在候冀仰符  
於倚注宜加衛於寢興

賀樞密使啟

伏審拜恩中禁正位元樞夷夏聳聞兵民溢喜竊惟地

文天武所以妙生成之功右義左仁所以嚴威德之用  
禮隆建使位等上公在周有師尚父之尊於漢實大司  
馬之任茲乃安危之寄是為心膂之臣恭惟某官學  
通天人識洞今古體方重而任大事抱純誠而經遠圖  
齊死生去就於胸中置富貴功名於物外頃廷登於揆  
路已屢罄於嘉猷汲直居中理應見嫉蕭公父外帝曰  
逆歸總臨宥密之司蓋復祖宗之舊念天下之勢本若  
置器顧今日之事僅如奕棋在茲一着之間遽有千鈞

之重得人無競舍公其誰其猥以孤生嘗叨謬眷聞絲綸之亟下覺舊觀之頓還欣抃之私名言罔既

賀翰林承旨啟

伏審祇膺使命召拜禁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竊以自古願治之主將觀遠圖必有視草之臣親承密命豈特右文之事實參戡難之謀而况寓直北門對揚浴殿自開元之際浸隆學士之名逮章武之初加寵內庭之老禮秩增峻事任匪輕顧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某官養



剛大之氣足以有為好深湛之思欲其自得風規邁往  
驚論議之非凡忠孝昔聞知典型之尚在召從孤外祥  
侍燕閒紉石室之書既衷信史進玉堂之直仍襲世官  
謬云天子之私人端是吾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  
論既孚茲為大用之階即副具瞻之望某年路無幾仕  
乃為貧自知後世之濶疎獨恨登門之較晚及茲贖喜  
深切知歸欣頌之私名言罔既

賀樞密再入啟

伏審寵拜殊恩還登近弼惟圖任舊人共政蓋聖主所  
欲仰成克左右厥辟宅師抑明公以之自任絲綸甫下  
遠邇均懽恭惟某官篤厚深閎踈通博敏鈞貫百家之  
選沉涵六籍之醇自結上知偏儀要路筆墨畦迳爾雅  
无愧於西京師友淵源潤色似從於東里有言必盡遇  
事不辭亟參帷幄之籌協贊樞機之任出分憂顧曾未  
幾時汲黯去朝初言譽毀晉公當國實係重輕奉溫詔  
以過歸罄嘉猷而入告條先帝之故事大王室之中興

輿論所期斯言可必某棲遲末路零落寸心聞成命之  
載頌慶真賢之復用掃門雖遠賀厦知歸

答交代謝少卿啟

任浙東  
提刑司

官游相踵愧揚靴之在前王事有期顧及瓜而當代靜  
言事契燕及子孫夫何遲暮之年乃有因依之幸恭惟  
某官被文相德可用為儀強識博文足以華國自結聖  
神之眷薦躋清近之班智略輳於上前風采聞於天下  
持橐簪筆謂當入侍於清光攬轡登車姑欲少償於素

志豈容煖席卽慶賜環某猥以庸才誤當使指閱時既  
久責効無聞敢緣授受之私終被含容之賜懇旌麾之  
已戒罄履烏以非遙雖乏告新庶幾道故其為欣抃曷  
既叙陳

賀湖州太守啟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清輟甘泉侍從之聯為近甸股  
肱之鎮先聲所暨輿論交歸恭惟某官國器宏深天才  
卓偉言動合君子之法出處有古人之風用實自於召

還眷悉從於親擢備獻納論思之益罄朝夕夙夜之勤  
惟時吳興實望浙右山川清遠人物阜繁委長孺於淮  
陽徒得君重試蕭公於馮翊用考治功少須報政之期  
旋聽賜環之命寵榮未艾簡注方隆某跼伏窮簷伶俜  
暮景雖向風之有自由望履以無階陪外庭末議之  
時顧相先後誦佳句百僚之上竊仰高深聞綸綍之載  
頒想旌麾之既戒尚綴吏民之列往修桑梓之恭欣抃  
之私敷言罔既

代答明州太守啟

伏審政成請代詔下趣還行躋躡於近班益恢宏於達業恭惟某官智術輻輳論辯風生胸中負韜畧之奇事至有淵泉之慮出膺郡寄實簡上心駕折轅以告行執半符而入覲九里之潤幸見及於鄰封一年之留恨莫從於民借方圖修簡遽辱貽書感愧交深名言罔既

代賀秀州通判啟

伏審祇膺明命出貳使藩理檝戒途躅辰視印伏惟某

官罷全英特識洞幾微論議得於心成事業由於世濟  
休有聞譽見於踐更謂宜揖遜於熙朝尚爾馳驅於別  
駕昔者大鄭小鄭公以父子繼治大馮小馮君以兄弟  
相循並載民謠號為盛事今見二難之步武未踰三載  
之星霜豈惟人望之知歸抑想風流之是似某江湖寒  
族天地畸人侵尋五十之年老之將至澳忍百寮之底  
拙亦宜然竊有所依敢後其喜

代賀市舶提舉啟

伏審寵拜眷恩再持使節明綸甫下輿論交歸恭惟某  
官才了十人身兼數器詩辭近古獨云蘇武吾師字法  
超今要使義之北面既更器使益試乃言幹南國之奇  
羸佐中都之調度雖云舊物實簡上心佇寵渥之使藩  
踐禁途之清切自惟孤拙尚竊藩符念芳借於餘光顧  
難勝於賀悃其為欣頌罔既敷陳

賀冬啟

陽生而復物屈當伸屏陰類以潛通宜善人之有慶恭



惟某官氣涵川嶽道濟幽明坐迎有永之年陰受鼎來  
之福方將奉十行之溫詔詠四壯之還歸舉酒壽公莫  
與掃門之列援毫伸頌益增卿德之勤

賀正啟

伏以歲序更端星躔易次肇三陽而為泰正五始以書  
春矧社稷之元勳宜神人之交相恭惟某官忠貫白日  
道格皇天備文武之全才兼安危之大略功藏盟府澤  
在人心周公之征徂東已見于歸之復吉甫之來自鎬

式觀受祉之多俯履嘉辰茂膺純嘏某屬拘職守阻奉  
壽觴莫伸賀厦之誠徒切搖旌之念

茗溪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集卷二十二

宋 劉一止 撰

記

縱雲臺記

德清蓋吳興支邑而山水明麗清遠為他邑冠南朝以來曰沈氏者世有避人或以文雄一時士雖少必秀於其額民貧而安力於農桑種藝漁樵之業鬪訟簡少巖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於此者樂焉縣治枕山山巋然

特高為百里之鎮問其名於長老則無所根據縉紳者  
不道舊有臺下直令舍相距僅百尺規制甚美松竹清  
閤之音桃杏妖冶之容與他名木秀藹分列左右天欲  
雨雲氣習習生於步武襟袂之間今大夫沈次仲與二  
客燕其上客詠韓吏部釋嶠孤雲縱以為臺名次仲喜  
以告余見屬為記次仲之臨是邑也閱五晦朔矣旦朝  
坐堂上受訴謀羣吏立兩廡屏息側晚次仲獨即民聽  
其事究所以然反復問詰其情畢得文書雖多必盡讀

乃止律身嚴無毫髮私亦不受私吏退與寮佐休於臺  
上危坐劇談或隨時觴豆舉酒相樂抑嘗語人仕吾非  
所愛也有不得志則棄去如傳舍人以其志篤而事勤  
謂若將窘而中實縱適然則客之名是臺有當於主人  
之心者宜以雲之逸為可羨固將仰之耶余邑寓而山  
棲者也朝見雲之出暮見雲之歸進退容與於太虛寥  
廓之中千態萬狀不自知其然其於出處亦何心哉余  
觀雲於此山四年矣余年有盡而雲之朝出暮返變化

容與之狀如余所見不知何時而已以其無心故能久也雖然次仲方仕余方隱迹若不同而從容於事物之境愈久而愈安則或仕或隱未始有異余燕坐內觀欲忘其心如此雲之出處未能也次仲勉乎哉余既告焉因為之書次仲名造處之縉雲人二客歸安沈文伯名長卿福唐陳仲又名祖安名臺者文伯題其榜者仲又皆奇士也紹興五年七月壬申郡人劉某行簡記

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

城山在邑之坤維距邑五里為溪流之區溪自天目餘  
杭而下者出其背並山分港旋繞而北趨於郡城是為  
茗水院北鄉居山之半自外及內階而升者幾二百級  
溪南北之山初散漫若不相即登級三之一却而望之  
則蒼顏秀壁明措列侍若趨若伏若緝曳策驅可攬而  
有舟檣往來水鳥浮沒悉出眺聽之下而委棄於榛藪  
第草之間不知其幾年矣熙寧中天台僧曰了因者始  
結廬其上會歲大疫收棄骸於道加葦衣篋給聚而焚



者以數千計又乞食邑之人以蘇流亡於是邑人相與出財建轉輪藏增治堂廡初因藏心木未獲因夢神僧指前溪有沈木焉物色其處已乃得之因出入廛間飲酒噉肉人莫見其異一夕見夢於邑令云天台化士告辭異日院僧以告盖因以坐逝今真身存焉然後以禪律相踵住持者數輩而轉輪藏施利之人未嘗有虛日用是加葦門序略備而簡陋褊迫不類藪林邑之人恨焉鄉老邑大夫訪求名德為道俗所信慕者得今住持

僧佛智大師道容容始至心隘之將盡撤其故易而新之時余以柱史得罪寓邑中過而問焉容指謂余於此累石常廣若干尺為大殿於地鑿山廓左序若干尺為齋包之容於此培土實澗壑若干尺廓右序為棲僧之堂為復舍為誦經寮浴室仰面指曰山之椒為浮圖其下為臨眺之亭又為方丈寢室規制甚靡余怪其言之易也問工程出費之數幾何且安取之容笑而言曰佛氏子以精進廣大為心耐苦忍辱為行其徒謂之海衆

其求募於人謂之十方凡所建立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勿廣成不成則有數存焉工程費出之事弗預計也志於成而已矣其意甚暇若不足為余老且病未嘗數出他日過之門徑既成殿址累石且數尋若砥礪然閱歲又過之則飛甍刻桷高出木杪則殿宇之邃像設之嚴無遺舉矣如是數年余再以罪去朝而歸訪山林凡容所謂鑿山培壑高下建立無一物不如言者其衆二百餘人其崇飾之意未艾也嗚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

不篤與狹劣而勿廣則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暇不急若無心焉寧有情而然者哉於是知其昔所謂建功立事者非獨才志之難而優游暇豫無遑遽猝迫之狀為尤難故凡才智之士才之能優游暇豫者吾罕見之抑造物者之嗇與人也苟有是雖鉅細不同其必有所立是院之設固未足多也而於余心有感焉容見而屬為之記樂為之書始於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於紹興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額興役

之歲訪安吉縣故賜額請於郡得之容遂為妙香第一  
代住持云某年某甲子吳興劉某記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除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典禮而國子司業  
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非總  
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國學圖於宣聖  
殿後之北軒其後懼其圯剝復易壁以板蓋已有意乎  
禮樂之教規模宏遠矣然當是時狃於故學士鮮知經

且師道之廢實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學問之成為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概舉初郡學求先生乃以三禮儀物黜其於古無考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導故事也於是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

夕對之皆若素習閱歲既久有司不知故事至皆污黷  
學者痛心焉太守汝南公某以左史出奉相尋領是郡  
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黻字被  
以丹雘而掌學開君某與歸安丞胡君某抉剔故壁得  
所謂三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頓  
還舊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賜大矣學者將  
因是加習焉異時鳴珮執玉於朝廷之上討論故實裨  
補教化苟不愧於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闕君之請貽

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於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於鄉校為老諸生知其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世次歷官見於國史與墓隧之文其闡學精識見於著書者固多其藏於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秘不出蒐索編次罔有逸遺俾鏤板而行於世則闕君之力也闕嗜學若饑渴行則誨人以先哲為師不拘時好嘗曰我先父學於先生敢有二事故於此致志云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子郡人劉某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新建觀音殿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在郡治東北地勢亢爽土木雄勝  
門序殿舍齋宮宿廬規制井井他伽藍莫及蓋陳永定  
中后家捨宅建焉初曰龍興後曰孝義至唐復為龍興  
吳越錢氏易為天寧以其女為比丘尼遂為尼宮凡一  
百年大朝宗寧二年始復為十方禪刹曰崇寧萬壽禪  
寺後又易崇寧為天寧紹興七年更賜今額恭為固改  
薦靈社也舊有觀音大士像在寺西偏兩楹之間郡人

張氏病痿三年一夕夢白衣女子告曰若臂不舉即吾亦若此若能拯我臂吾亦拯若臂且壽若矣張問所居則曰居天寧西廊翌日張輿掖詣寺得大士像如夢所睹瞻仰感涕察大士右臂為墜木所傷命工拯之張病隨愈自是郡人歸心以疾痛苦見於求拯者日不下數十應感事迹不可疏舉而所處閭陋迨迫不副人意今道師居乂與其徒慧智寡衆出財謀建別殿奉安妙相而患棟幹之偉求之山林未易以日月冀或告之曰近郊

曰寶溪者有故侯第今去弗居蓋往圖之慧智亟往則其家已先見夢告於其主欣然許焉於是廊廟之前左建殿屋四楹前為複廊與旁兩廡深明壯麗具妙莊嚴蓋前住持經畫累歲而不克成者道俗歡喜踴躍贊歎咸若有所依歸又以其事求記於余以侈其成余曰吾聞觀音大士性相等空無刹不現身光互涉有感必通於諸衆生悲心不捨是故身為三十三應因事攝化利益見聞則我之身與子之身一為比丘一為居士俱在

三十三應之內真源實濟視此大士為二為一為同為別以是思惟大士衆生體本圓成無二無別以無二無別故隨衆生心想所感周徧無遺則是大士非但無我亦無我所而子獨以象設區宇為所依歸則利益衆生為有擇歟余曰不然大士身相無邊固無我所而彼信士心想鄉慕則有所矣我觀道俗至前攝衣俛偃炷香膜拜陳其疾痛苦死種種希求之狀誠意所教汗泚顏間言出肺肝感通夢寐初若一體我是以崇其嚮慕之所

為之莊嚴以益其信心若彼信心一念回光睹色明空  
入佛知見則知夫亡不起於座周徧十方在在處處無  
非道場而此道場實無所在利益衆生亦無受者如我  
所說為有擇歟為無擇歟如是問答亦無實義余曰是  
名實義是名大士悲心救物無二無別子言似矣是用  
識之始於某年某月某甲子成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後  
若干日太簡劉某居士記并說偈言

我聞大士觀世音

具大功德妙莊嚴

初從聞中入三昧

聞空覺空空亦滅

惟有一念悲衆生

三十三應為說法

法施無盡身無邊

周徧十方河沙土

母陀羅臂如虛空

云何示此疾痛緣

以衆生痛我亦痛

究觀起滅無處所

偉哉寶殿嚴眸容

清淨絢麗光奪目

惟導師久善方便

謂彼衆生心想殊

要令睹想生實解

入佛知見如諸掌

在在處處皆道場

而此大士寶無在

一一衆生蒙利益

亦無受此利益者

我知信施及見聞

決定同證無上道

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

出城南行五十里少東有村曰石塚其梵刹曰青蓮唐  
大順二年始建乾寧中得額為報恩禪院至國朝治平  
二年賜今額環水為院四無居鄰蓋棲心學道之境初  
若無路惟輕航短檝至焉粥魚齊鼓聞於傍近禺中而

食則孤烟突起於雲水渺瀰之間望之鬱然余未及造也問諸道傍彼僧院者何如曰院不至崇大已而規制整整精麗明潔為可觀異時垣頽壁敗棟宇傾撓左右撐柱更閱歲久觀者悸心如將壓焉今院僧慈濟人師齊岳盡徹其故而一新之盛矣哉余同識岳是妙於醫者耶曰然岳自少習盧華之術通金匱石室之書以是濟人亦以自養身余嘗賴之一日過余始詢其事岳曰吾受業自院既而遊方累年稍倦而歸視所謂受業之



區幾為荒墟惕然動容寢不安席炷香自誓勉勵其術  
以所得貲財次第建立不敢有一毫之私是吾之發是  
心也以疾扣門者加衆吾潛心以思思則得之疾無重  
輕賦藥授方輒驗可期以時日又有知我之有是心者  
乃力而交助之市木於某鄉采石於某山有不受貲而  
願施者自紹興戊午距今十有九年而衆工釋用初營  
三門再歲而辨齋厨次之厨成而二時清衆合食堂上  
僧舍鐘樓觀音大士殿又次之最後建轉輪寶藏極一

時金碧之工燦爛陸離奪人眸子吹螺擊鼓鏗鉤於廡廊之下施利日至齋厨之費賴此以給布磚累甃內外前後織悉備具余怪而問之是何成之易耶岳曰吾志於成矣然成之者非吾也意其有陰相焉何以云然吾之術不加於昔也而靈於人若此事既濟矣自今以往不自料吾之術復能靈於其身若此其易者乎以是知世之懷自利之私求得于人而偶得之以為吾能彼不能者妄也余聞其言而躓之岳求記於余余年七十有

九病且昏豈復能文既賞其勤且有感於其言而為之  
書余於世間之見固未能超出也又欲於此警夫後之  
人可哂也已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丁卯記

茗溪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集卷二十三

宋 劉一止 撰

記 戒諭詔

建章宮記

漢武帝以乾封五年親祠后土於渤海還以栢梁臺災

關

甘泉宮方士言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

關

此建章宮之所為作也宮之制度張千門立萬戶

張華能為晉武陳之後世莫得聞焉見於史者臺則神

明通天樓則井幹闕則銅鳳祈風壁門池則泰液亭曰  
商中殿曰駘蕩曰馭婆曰朽詣闕之高踰二十丈臺與  
樓之高至五十丈池中又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  
神仙龜魚之屬班固賦云順陰陽而開闔觀東為祈風  
西為商中則集名義或然餘可概見宮室之盛自三代  
以來未之有也武帝承文景之後侈心生於富饒鳩毒  
起於晏安內巡行天下外甘心夷狄開玉門通西域牂  
牁越雋大宛安息之役連年不已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營千門萬戶之宮以饗四方賓客誇酒池肉林之富陳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用度既乏權鹽稅酒筭及舟車民力殫屈盜賊竄起繡衣持斧之使出焉嗚呼征輸之煩力役之苦未有如斯時者矣愚雖欲侈其宮闕壯麗之容而駭嘆之有不忍也高帝七年蕭何營未央宮帝怪其過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今後世有加也於時項氏雖滅黠將劇賊未盡誅鋤乃欲於此就

宮室何哉意者搶攘之時勞苦之事民所更習且未知歸怨之所若天下既定乃始為之怨有歸矣自始皇起驪山阿房之役後世靡於見聞厥成告以茅屋采椽之事且未之信不若極其壯麗以為永久之傳不然異日必有改為之者是不欲以土木奢靡勞民召怨之過遺後人嗚呼何之慮誠深矣僅閱四世而建章作其所以遺後人者果安在乎是故三代受命之君未嘗不以儉德詔天下其後不免有瓊臺瑤室之興而況以奢靡示

之哉使其子孫而賢則露臺百金之費有所不忍如其不然後世復有如武帝者雖處以千門萬戶之宮其心未必厭也如何者蓋深於慮而淺於識故并論之以為古今鑒云謹記

雲臺功臣記

擬詞  
科題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用麒麟閣故事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示不忘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卓茂以德餘皆以功皆能以功名始



終者也甚矣功名之難全也豈惟其全之難抑其全之者為尤難何也高祖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一見韓信以為上將軍一見彭越以為丞相其後皆連城十數南尚稱孤所與高祖清羣盜滅項氏而成帝業者大抵皆三人之功其英謀偉畧非後世所能跂及史臣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嫌疑之勢既成讒間之禍必至當是時雖欲圖全蓋已晚矣矧自負功大志意易驕光武深鑒乎此天下始定以三公起卓茂以厚禮聘嚴光異

時功臣率不以任職至於封爵錫土不過大縣數四所  
加特進奉朝請而已嫌疑讒間何從而生非但如此中  
興之將二十有八其數乃多於高祖創業之時後世無  
能識其意者以傳考之惟鄧禹寇恂當腹心之任畧比  
蕭張耿弇賈復受爪牙之託畧比信布而此四人者好  
學有識故委寄特重其餘僅立一二功或一節可觀無  
卓越積累之勤可以自負然後知光武多任將帥而分  
遣之殆不使功高而難制驕肆而禍及其所以保全之

實在其始前世之將雖有裂地封王之貴而薙戮隨之  
雖有高世驚人之畧而終為叛逆求為列侯奉朝請以  
終其身生受恩寵歿有顯榮而又能使後世之君思念  
之不忘至繪形像如雲臺之臣其可得乎嗚呼功名之  
難全而全之者為尤難豈不信哉故并論之以為後世  
之鑒且以見雲臺功臣之榮非得君如光武未易致也

謹記

擬戒諭監司按察姦貪之吏詔

朕惟設官置吏本以為民朕為天下父母吏亦為民之  
父母顧所以子惠斯民俾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理則  
均然而比年以來屈法受賄賊害善良達於聽聞者甚  
衆豈朕所以設官為民之意哉嗚呼朕之憂民至矣爾  
部使者宜知之曾不能為朕察害民之吏而悉陳之豈  
徇習故常安於苟簡弗加之意耶抑收長者之稱沽游  
士之譽為詭竊進取計也昔岑熙為魏郡太守民歌之  
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過之夫興民之

利而除其害者古之吏也今吾吏乃不能而反為之枳棘  
蠹賊爾部使者又勿稍禁將誰使伐之且過之歟其自  
今加察焉害民之吏悉以上聞朕所不貸亦將以是為  
爾殿最有不然者厥罪惟鈞朕不敢有佚罰其勉之哉  
其念之哉

擬戒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周家之興先王先公致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之  
詩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不可逮及之事考其旨不過

占日星雪霜之候欽授民時必作事厚生凡農桑衣食之務致力焉而已然後知聖人之化與所以立國者莫大於敦本周官六遂之所教皆以稼穡種藝為先而不耕不蠶者俾之出征且勸罰其勤惰當是時家給人足而頌聲興朕甚慕之粵自臨御以來屢下敦本裕民之詔意者郡守縣令最為近民顧必能體朕之誠出入阡陌躬行勸課使倚市門者轉而緣南畝且將廩有餘粟筐有餘帛樂其業而懷其生施之久矣而効未之見其

無乃急其所緩緩其所急忽遠畧而求近功竊虛譽而規進取弗克以民為意耶其自今勉之爾誠有愛民之心則凡見於施行者皆勸課之實不然則委詔令掛牆屋為虛文而已也昔齊威王親政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是子不事吾左右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問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厚幣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而齊國震懼不敢飾非嗚呼朕獨不能為威王之事哉  
顧告戒不得不預亦惟爾識朕意焉

擬戒諭內外從官舉薦遺才詔

朕惟致治之本莫先得人故自臨御以來虛心聽覽側  
席異聞庶幾魁壘絕特超羣邁往之士為時而出圖惟  
事功勩相我國家以輯寧爾多方於茲既久未有聞焉  
宜朕之誠意有所未盡耶將猶介媚疾之徒無憂國之  
風者或抑厭而不揚也其令內外從官採訪山林不求



聞達文武材能之士具以名聞朕將以禮招聘期於必  
至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又曰進賢受上賞爾其體事君  
之言朕不敢愛進賢之賞無使君臣之間有愧古人則  
予汝嘉

茗溪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集卷二十四

宋 劉一止 撰

銘 贊 偈 序

湖州德清縣慈相院新鐘銘

鑄鐘  
疏附

湖州德清縣僧廬曰慈相居縣治之北巖壑低昂之間  
號為勝刹治鐵為鐘有年數矣器小聲細不足為是邑  
朝昏之徹院僧用琳始欲改作而武康信士聞人譽施  
錢三十萬以為觀率範銅壺百三十三鈞三分鈞之一

求募辛苦範成而琳亡道俗愍焉越再歲長老僧道或  
與其儔道殊本立懷仁行輝惜功用之中廢悼前作之  
孔艱合力經營散募邑衆幾用錢四百萬始克周備匠  
胡元美其名者妙得於志知名浙江以紹興二十八年  
八月丁巳一治而就隨叩響發鏗鉤雄渾溢於四境觀  
者疊足巷無居人咸謂宜有款識以詔來者屬同郡太  
簡居士劉一止為之銘銘曰我佛如來方便微妙考鐘  
弗先謂失樞要惟者祇園具存典則大士圓通多從聞

入聲徹幽途咸息苦趣問故以然罪性空故佳哉妙工  
一治而就出以機軸鏗鈞隨叩我願聞者了自聞聞聲  
念相發於彼朝昏六用既泯返流得源是聞與聲俱滿  
大千吁此氣寶作鎮山邑期億萬年與宋無極

鑄鐘疏

黑業現前冥途長夜衆生自息罪性乃空惟鐘聲之遠  
聞發耳聞之深省豈獨脫苦趣於沈淪幽暗之域抑將  
回淨念於醉夢顛倒之中此是藏教苦口丁寧只要檀

那甘心佈施共成茲事幸弗失時

德清乾元寺重修齋厨疏

千歲寶藍枕山臨水二時清衆洗鉢同堂上方之香積  
不來禪悅之珍羞難飽欲使食輪之先轉豈容庖舍之  
弗嚴恐有本分衲僧不魯嚼破一粒米便是古德叢席  
也要生處三條椽惟大檀那與人安樂

募財重脩孔侯廟疏

山翠攢叢鵝屢鳴而表瑞浮流行迤龜左顧以懷恩寧

惟前代之美談茲乃一方之勝事惟新進之家鼎盛而  
故侯之廟獨隳棟宇前歎日星下徹矧豐年之洊至豈  
陰祐之敢忘母事多言共興此役

飛英寺緣化修塔疏

溪城萬室錯居洲瀦之間宰堵一封高出水雲之上號  
稱文筆又頻鎮山豈惟增氣槩之崢嶸實大係士民之  
休戚詎意百年之勝橫罹半夕之災所冀檀那深詳利  
益阿育王之願力默運會中多寶佛之神通悉由筆下

作興此事今正是時

江山靜疑院鐵磬老師通公真贊

堂堂律師了無止乘律被役生約束如純我疑叩師師  
笑而嘻曰我無心法無所依以無心故說持說犯以無  
法故橫豎鈎貫我知是師說本無說身心了然片雲孤  
月江山嵯峨宛在世外訪師遺蹤惟鐵磬在片雲出山  
孤月麗天鐵磬不鳴聲滿大千

自作真贊

枯木寒微形影相依祿食而臞孰與遯肥四十九年我  
知其非已往不諫來者庶幾

又自贊

居閑無所樂從仕無所愧忽作此兩言自省過去事害  
性多矣晚乃安苦心至矣晚乃甘咄我無初終得喪兮  
又何乘除於其間

黃草道衣贊

吳人緝黃草若麻苧貧且賤者服之聞聞居士始用作



道衣并為之贊云何草不黃誰其紡績持以售人得不償力居士少賤組麗是飾力貧作奢終愧於色居士老愚山澤放逸下澤有車登山著屐被此草衣相羊自適倦鵠依林野廩卧石雄此草黃不失土職不以本然隨彼染習戒哉居士服之無數餘年幾何以永厥德

任公子言其先君奉觀音大士有感供果不枯而長太簡居士劉某戲作此偈

無根祇而生不雨露而澤是事云何誠意感格當知世

間明暗空色種種形相從心地植我問公子承誰恩力  
若箇是空若箇是色公子不言一笑而答

言箴

余惟不言人或以我為簡余惟多言則懼取謗而招尤  
嗚呼其危矣哉余將處夫言與不言之間曰加思而已

動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怨汝詈汝擇焉而動動  
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曰失得勿恤

勸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會總錄序

蕭閑老人周嘉仲往在政和間兩慕道俗於錢塘南山  
淨慈禪寺建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勝會自製勸  
發心文及答白疏語詞旨周盡懇到悲切意者以衆生  
背覺合塵攀緣善惡流轉生死為可哀愍於菩提中雖  
或今生見聞隨喜中又畔違如隔日瘡以其未嘗知發  
大心心與境爭力強者奪中又畔違無足怪者故為此  
勝會中人下成佛作祖種子嗚呼偉哉時釣臺先生諫

議江公實為之記又為智炬白語精潔奧妙闔肆演迤  
讀其文知其致力於斯事非一日矣嘉仲以前後矩範  
及製文與釣臺之作合為一集屬余為之序余觀世間  
未有不由發心而能有所建立非特佛氏之言也所謂  
大心者槩而言之曰出世間心曰堅固心曰決定心以  
出世間心而行世間事且輔之以堅決則處成敗利害  
死生禍福之間初若無物當行則行當立則立視身世  
如浮雲視死生如晝夜視軒冕富貴如棄涕唾如其不

然則顏子不能居陋巷而樂仲尼不能不畏匡而不憂  
夷齊不能重節義而死子房不能辭功名而去商山翁  
不能傲富貴而不來而况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  
者乎雖然是心豈有殊哉所謂出世間抑非兩法也釣  
臺先生以清節直道仕於朝論議之偉士大夫能誦之  
而蕭閑老人者年踰耳順官不過下大夫職不越州縣  
纍然坐環堵面有孺子之色而心苦作佛事心存救物  
其事為可哀故余論人必察其用心而不敢以窮達為

重輕余既嘆蕭閑之勤而又喜釣臺之文為足以增重於斯事故并叙之紹興十三年四月乙酉吳興劉某序

錢氏箕裘集序

右錢氏箕裘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悅字稷臣者之所作也武肅以兵拒巢賊討劉漢宏誅董昌盡有吳越之地尊奉上國四傳至忠懿王武肅躬蹈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惟謹方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京師太祖慰遣甚厚太宗登極卒以

國入覲而吳越之民幾二百年不識兵革其陰德之茂  
在人膺肺間至於今未忘也士大夫喜道其事而傳聞異  
辭或不審諦故稷臣累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以家世  
榮遇人才瑰傑有聞於時者若干人以為止集所附之  
家譜屬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門第之盛席勲舊姻戚  
世公世卿寵遇赫奕不為不多故獨以恩澤聞而人才  
輩出表儀搢紳如錢氏者未見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  
他異歟異時位孤棘秉旄鉞者余蓋識其一二即之退

然如窶人子論道古今考質疑義以自樂於名教其意  
豈肯與恩澤侯比其有挾冊覓舉與寒士較得失率攻  
苦食淡淬勵事業使余愛嘆之不已也况前輩碩儒所  
謂一門三學士三世四賢良與其政績行義超詣卓越  
余之所跂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是知人物門第事不  
兩全錢氏既兼得之又何多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  
七葉珥貂亦無取云稷臣在宗族中為最不遇者客居  
異縣纍然坐空廬讀古書行古道面有藜藿之色是余



寂寞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吳興劉某序

慧和尚四會語錄序

師諱居慧吳興人俗姓吳早歲習天台教已而更復入  
叢林從甘露長靈卓公得道尋出世為人閱四名刹曰  
天聖曰靈名山崇因曰何山宣化曰道場山護國既示  
寂門人道樞集四會演暢語句成編俾信士刊行散施  
開悟後學屬余序之余嘗謂釋迦之親付飲光單傳心  
印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是不容聲矣然從上祖師

一時言言流傳世間已既甚多為有言即為無言即世  
尊良久外道得入既不在言語有無之間亦不離言語  
有無之間或曰此有得焉則知從上祖師與師之心一  
也師住道場最久學徒四集觀其與人處傾圉倒廩無  
所蓋藏老婆心且於是為至古德云盡大地是解脫門  
把手拽不入師意直欲出一隻手一時拽入即余恐得  
入者并門失之是乃師之意也歟紹興二十七年二月  
十日太簡老人劉某序

茗溪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集卷二十五

宋 劉一止 撰

疏語

祈晴疏語

瀕海之郊水乏滯積雨暘涉旬反覆旱溢乃春甲子連  
雨不止民之望秋自於茲始春澤既多其後則愆消息  
卷舒理有必然惟神相民憐此過計無使僭差以託嘉  
惠

環湖作郡繚郭為田當三農舉趾之時抱百日連陰之  
雨顧斯民為可哀憫惟大士是真依歸爰起淨筵仰延  
瑞像廓山川之氛翳還日月之清明庶幾佛慈不違民  
願

自冬徂春雪繼以雨實淋淫而未已惟墊滂之是虞安  
能致力於人為惟有投誠於天造願收陰慘覆以春溫  
民將有事於農吏亦獲逃其責庶殫薄効仰報為恩乃  
運在木饑既爽一年之蓄候當陰肅更被三日之霖耕

夫共苦於沾寒穡事尚幾於薄少願廓山川之翳俾終  
場圃之功

雨三日曰霖過則非福雪盈尺作瑞甚者為災婦子有  
號寒之聲衣褐無卒歲之備惟民可憫願帝霽威秋稼  
方德我田既臧茲惟上帝之降康寧使成功之或爽風  
雲驅掃願即霽於陰威種稑後先俾悉臻於堅好

積潦十旬方拜時暘之賜疏苗千隴又懷垂槁之憂雖  
屢瀆以知慙念歸誠之有素慈雲廣覆願舒不盡之陰

法雨滂流更借無邊之潤

謝晴

雨淫不止民懷墊溺之憂農事少愆吏受怨咨之責忱  
辭潛達嘉應已彰仰惟神靈近薦影響念天地之大施  
雖曰難名効螻蟻之小勤庶云知報

常寒為沴積潦是虞祇款淨筵用伸微悃隨緣赴感若  
影響之於形聲反雨為暘蓋威神之所變化吏敢忘報  
民實知歸尚期無礙之慈終此有年之賜

暑雨祈寒念羣情之多怨金穰水毀諒歲事之可回職  
在近民責則歸己方冀忱辭之上達敢圖哲鑒之下臨  
莫報洪慈誓堅精意

曩者積陰於茲再瀆惟大士其慈悲力度衆生以方便  
門僅同指顧之間忽若形聲之感伊何微報徒激懦衷  
淫雨不止穡事稍愆念小民寒暑之怨咨實司其職惟  
大士神靈所變化何有甚難雨露微誠遽蒙嘉惠仰戴  
生成之德敢忘報事之私



迺者有淫潦之憂祀告羣祀神明顧答如響惟神惠民  
吏則知德其何敢不拜

祈雨

故歲不登新田未墾魯無寸澤坐閱上春仰天地之垂  
慈有風雲之赴感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今民之方饑  
雨自三日以往為霖願濟時而僅足

郡號瀕海壤地實腴而陂澤無儲蓄之利雨暘過差民  
悉以告於吏吏持牲酒禱羣祀不則縮手無他力也今

境內不雨僅閱兩旬河流日損舟楫告病農懷隱憂吏  
已罔知所出惟神明食此久矣曲折之狀宜知之詳其  
終惠之敢同以請

謝雨

以心為心不奪衆生之志願曰雨而雨了知大士之威  
神民用交欣吏慙莫報尚冀覺慈之無礙終令歲事之  
有成

曩者有旱暵之憂祇告於神應期而雨越二日復霽如

初懼吏不知謝克不終受神貺嗚呼田壠拆矣禾不得滋以穗也井洫涓矣民不得酌以溉也神其思聞之乎敢涓辰往拜以謝以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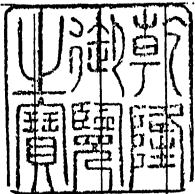
祈雪

郡境自秋閱冬甘澤甚愆河流告涸麥田龜拆民懼疫癘歲云盡矣雪當應期是用祇見羣祠嗚呼匪惟民實依神神亦惟民之依其庶幾發盈尺之祥沛優渥之德也惟吏與民敢不知謝

十旬旱鬼方疫癘之自虞一夕同雲識豐穰之有兆惟  
此及民之實何殊雨粟之功蓋知大士之普慈曲赴衆  
生之微感已拜先春之賜尚須盈尺之期

謝雪

海邦千里念甘澤之久愆帝闕九閣薰飛章之上達仰  
瀆蓋高之聽自忘不測之誅豈意洪慈俯垂嘉應同雲  
驟合已沾濡槁之恩尺瑞可期願卒有年之慶



茗溪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茗溪集卷二十六至  
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瑋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金垣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集卷二十六

宋 劉一止 撰

祝文

疏語

春祭諸廟祝文

季春謹時春物既陽日直夫久戴勝降桑農夫力田婦  
服懿筐神貺以時適茲雨暘守土為民敢替厥祥予以  
告虔牲肥酒香

秋祭諸廟祝文

惟時仲秋百物順成秀且實其實離離黍稷疑疑將獲  
積雨暘小愆民則怨咨吏當責若其成功吏亦何有繫  
神德春秋祈報著于禮典守土職神其鑒茲修惠我民  
毋爽忒自今以往醜酒魚羔燕此佚豈惟我民神亦庶  
幾有飲食

冬祀赦祭諸廟祝文

展采崇壇秉圭奠璧風雲奔走各以其職皇帝曰嘻惟  
時幽明交相厥事同我慶成昭天漏泉沛澤均被賜命



有邦稱秩羣祀天子萬年宣室受釐亦惟爾神永有依  
歸

赦祭諸廟文

皇帝以正陽之月復正大位肆赦多方稱秩羣祀我守  
土臣用祇祓以告嗚呼天惟祚宋若周邦卜世卜年以  
永無斃惟神各率迺職用奠方隅弭難消兵毋有不庭  
為君民憂則神之有主民有報事尚勉哉

皇帝登極赦祭諸廟文

皇帝摠師靖難勤勞王家功大德備念厯數之有在審  
謳歌之已歸迺以五月朔旦登受大寶天地交感日月  
揚光赦令既頒澤及幽顯遠近臣吏下逮黎元扶老攜  
幼手足蹈舞或至感泣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豈惟  
臣民神亦永有依歸各率迺職用勤相我國家其無數

車駕巡幸祭山川文

皇帝南巡諸侯寵綏吳越寬政毀關薄斂已責德意甚  
厚於是命有司修柴望謹故事也惟山川之靈各率迺

職用先後奔走勸相我王家安安爾封疆則爾神亦有  
光寵

誕皇子赦祭諸廟文

皇帝詔承丕緒卜年以永九廟儲休是生元嗣配天其  
澤敷錫萬邦賜命守臣稱秩羣祀用祇禱以告

越州修城祭廟文

郡介居江湖之間環水為城山瀑暴集衝墊圯剝閱日  
滋久襟抱虧踈無所蔽障某承乏帥事甫見吏民間所

先務咸曰無城何以保民慮事量功所不敢後凡板榦  
畚築之具土物遠近之宜分授有司消日勦始惟神其  
相茲役使工不勞病期不愆素以迄有成惟神之休敢  
不知謝

重修告成觀奉安聖像祝香文

伏以會稽鎮山陽明洞府昔聞邃館上奉高真既圮剝  
而弗圖懼欽崇之靡稱是用新絳闕通明之殿嚴紫清  
睟穆之容爰擇吉辰具陳妙供臣有愚悃仰冀降衷兩

宮蒙塵念絕幕之既久嗣聖既政曾奠枕之未遑外虞  
猶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密寇非穹蒼之悔禍豈人力  
之能謀伏願眷我家邦錫時祉福回鑿並駕見二聖之  
重懽弭難消兵衍一人之有慶

代太守謁廟文

某服天子命以有民社維日乙巳臨視印章越三日丁  
未用祇見于羣祀惟是愚暗拙踈無補事功以為大懼  
仰惟先聖先師寔寵靈之俾安厥我某亦不敢忘所學

祭句芒文

故事立春出土牛耕以于耕之早晚惟帝布令神實相  
之尚左右民俾以為阜歲

雩祭文

太陰神

刺史啣天子命有民社將壽民無妖凶惟時季冬日歷  
虛危陽鬱未伸強陰負時百鬼憑依幸時不虞躁戾陰  
肆跳踉上下噓氣為疹使人寒燠求食嘔泄不知愧恥  
刺史不得不為民憂是用考稽禮典索室驅疫旁磔于

四門之外擊戈揚楯迫逐以出屏之遐陬惟神卒相此  
民其毋惠姦刺史將究聖天子涵養吹噓與物為春之  
德

天寧節祝上皇回鑾疏語

朔漢飛沙遠想鳴鑾之節首冬在候俛臨誕聖之朝惟  
是舊臣敢忘善頌太上道君皇帝伏願明神薦祉鄰敵  
草心佇龍旂早晚之還副蘭殿晨昏之慕

胡地風霜念屬車之遠狩漢家歷數當嗣聖之中興緬

懷孝養之勤爰罄誕彌之禱道君皇帝伏願壽隆箕翼  
福固山河慶萬里之遄歸儼百靈之森衛

歲星屢易尚勤絕域之遊誕節俛臨益動故臣之感惟  
時中外敢罄禱祈道君皇帝伏願壽與天齊福侔川至  
儼百靈之警衛慶萬里之遄歸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大祥就法慧寺修水陸道  
場并齋僧疏語

仙遊已邈永遠率土之瞻依祥祭甫臨難抑舊臣之悲



慕有嚴法會祇誦秘文用自竭于丹誠庶少資于冥祐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伏願圖成妙果超證上乘至彼帝  
鄉居先王之左右永茲世祚燕後嗣之子孫

天中節祝聖疏語

九廟儲休三靈錫羨篤生上聖用啟中興占誕彌厥月  
之祥罄億萬斯年之祝皇帝陛下伏願乾坤共久箕翼  
比隆上恬下嬉燕周家之禮樂東漸西被奠禹貢之山  
川

宗廟儲休克相續承之始人神交慶屬當震夙之辰爰  
假妙因仰伸善頌皇帝陛下伏願丕承帝眷誕保皇圖  
率土底寧歸謳歌于四裔後天難老卜歷數于萬年  
天祚宋德將底于中興福孕宗祊篤生于上聖采天保  
六章之義罄華封三祝之勤皇帝陛下伏願鞏固山河  
比隆箕翼乃文乃武益光並受之丕基得壽得名克續  
無疆之大厯

茗溪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苕溪集卷二十七

宋 劉一止 撰

請疏 題跋

請承天文長老疏

道人分上隨處縱橫佛氏門中臨時顯設而况開千年  
之祖席新一日之叢林頃是作家承當此事長老文公  
天僮嫡嗣黃龍諸孫久為道俗之宗師端是人天之眼  
目機鋒電掣棒喝風生惟承天道場蓋會稽名刹百衲

之規繩久廢為山之警策無聞近自琳宮復歸蘭若尺  
天寸地共知道化同流萬壑千巖請向要津坐斷當仁  
勿避正令湏行

請天章長老再入疏

在在處處皆是道場刹刹塵塵無非佛土而况風篁絕  
景巖壑故棲修竹茂林有東晉羣賢之勝蹟琅函鈿軸  
藏西清列聖之寶章惟此住持不同眇小長老某人機  
鋒獨出福慧雙行雲門宗支密傳心印蘭亭世襲自立

家風此時無異彼時已住不妨再住直湏化出善財彈  
指之閣再安維摩方丈之居是為末後神通為作當來  
利益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請天寧覺長老疏

越絕城中宮如化出宰堵坡下峯是飛來鐘鼓四聞烟  
雲環拱堪作人天眼目方可住持正當時節因緣不容  
放過長老覺公宗門先覺古佛後身誓不二于默然擲  
大千於方外全潮不露孤月現前雖云自己家風要是

為人邊事臨時顯設在處神通無舉足下足之殊何彼  
方此方之擇再試金剛寶劍拈出古廟香爐尺地寸天  
同歸指掌千巖萬壑此是要津已屬當仁不妨坐斷

請天台教院開闍黎疏

一心三觀蓋從空假中求萬論千經不離言說邊事兼  
融此義須假通人闍黎開公威德嚴身清真拔俗遊戲  
三昧心筆力為神通和會兩家作儒書以術事惟天台  
淨刹據越絕要津自利利他正要塵中之隱無說說法

始名教外之傳僉曰當仁毋勞罔避

請圓通教院如闍黎疏

領畧真機覺悟止緣一宿縱橫妙旨談說至於九旬有  
覺非真多談亦妙欲了此間勝義直湏本分導師闍梨  
如公學道邃深辨才通敏支遁之善標宗會雅蒙謝傳  
之知道安之畧徧羣書宜得習公之譽矧圓通之古刹  
號靈感之道場人于大士有緣食是諸天打供苟非宿  
望難服衆心舉步而識象王茲焉取法探穴而得虎子

誰敢爭行

教僧舊呼師  
為如虎子

要恢東越之宗風無愧靈山之

聽象

請天長知觀蕭法師疏

鑑湖一曲琳館百楹草木葱蘢烟霞清潤賦詩載酒跋  
翰林外監之蹤騎氣御風有安期羨門之侶惟是勝士  
乃堪此居知觀法師挺拔俗之孤標秉棲巖之素志丹  
經石髓曾遇異人金母木公為傳真語主張道紀領袖  
羽流庶幾惠然肯來為成此段奇事



請龍瑞知宮棲法師疏

會稽鎮山陽明洞府齋宮宏啟羽帔四臻必等名流為  
扶道紀知宮法師神棲物表心拜帝闕讀三洞之秘言  
受七真之妙訣飛符喫酒未忘救物之誠採朮茹芝便  
作住山之計僉言所屬仁者何辭

龍瑞宮開堂疏

太上妙道體合自然三洞靈文言無韻麗欲開此秘必  
得其人知宮法師慕箕頰之高風有孫許之逸韻巖棲

穴處不妨風馭之從游心拜默朝自覺帝關之咫尺來  
從東秀坐鎮陽明傾耳藥書浣心益衆祝君王之萬壽  
贊寶祚之中興

題褚氏印施金光明經後

會稽褚邦直印施大乘金光明經薦嚴二親用報罔極  
屬余題其後每得書問無恙外未嘗不以為言余謂孝  
子之于親無所不用其至以為親之德不可報者終於  
不報而已若曰必報在一念頃蓋以周徧十方於光明

會王菩薩諸佛如一一親至其前承事供養無空過者  
而況此經一句一偈一字一義了然在目其為莊嚴亦  
豈有量乎哉余之言無能加損也紹興五年十二月戊  
申吳興劉某題

跋李尚書贈政上人三詩

政上人攜尚書隴西公送行三詩見示將刻之石俾余  
跋其後隴西公胸中如水鑑所見外物不能以情遁師  
既經題品矣黃龍三關不足道也紹興五年三月日吳

興劉某題

題章致平丐父內徙表後

故禮部章公刺血上疏乞父內徙懇到深切辭氣交盡  
既上半歲而得請家人子弟鮮有知其事者後四十年  
而公之真蹟乃存於一故時相之家公之次子今上饒  
使君實得之嗚呼豈偶然也哉豈偶然也哉使君不圖  
見請且使跋卷軸後某伏讀數過且喜且悲之悲公誠  
孝之實久埋而未耀喜公之有子能致之於流落艱難

之中俾公行義畧見於此書而世襲之美抑他日又有大焉者也紹興十四年六月某日吳興劉某記

跋司業許公墓帖後

司業許公在太學時某為諸生實相先後因獲從師德游公行義文學一時宗師非但鄉里後進如某者知敬慕而已逮今逾五十年前輩軌迹既不可追師德又下世而得此卷軸於師德之令子展讀感歎謹識

跋孫求仁運屬夢記石刻後

求仁三歲而孤又二歲喪所恃寄養外家世間可悲愍  
事無越於此當是時人其謂我能自奮身大其家風種  
學績文為多縉紳光賁泉壤如今日之懿乎成否有命  
雖求仁亦不敢自必抑其先德有以見符見於夢寐殆  
誠孝所感發云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辛丑吳興劉某書

跋南宮唱和詩後

太僕公最先得詩名後來宗英皆莫及計與東坡先生  
同官時距今七十年中間某居太學不敢以姓名累典

謁晚乃得此卷軸於公之曾孫師醇某年已八十矣追  
前輩事三歎而歸之紹興丁丑八月上澣吳興劉某題

跋莫用之書藏經

同郡莫用之未老而請老好閒而得閒予甚喜之久不  
得面一日持所書釋氏藏典曰寶積華嚴涅槃經及大  
智度論等累四百五十餘卷通為四十八函見示以薦  
其親又於報本禪院創修輪藏以貯此經累歲而後辦  
嗚呼亦良苦矣予真為之喜三歎而歸之曰用之於今

志願已畢真得閒矣真得老矣紹興二十九年七月丙戌劉行簡書

題費懿恭校書被召書命軸後

毗陵費懿恭校書之子錯為歸安丞一日過余出其先君同陳去非大叅張彥寔舍人召對書命於今三十年三君子皆一時名士士之畏服者也其後陳張二公位通顯懿恭僅居三館已而歸隱錫山再召不起蓋其志也世人以進退議得失余以謂士各有志亦有命焉若



遂其志均為得也何失之有獨喜懿恭有子能世其家  
若相乘除云紹興三十年正月闕 吳興劉行簡書

茗溪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集卷二十八

宋 劉一止 撰

啟狀 致語

答高麗先狀二

伏承茂膺朝選入覲天津効梯山航海之勤有就日望  
雲之喜郊坰迎勞行修授館之儀賤翰翰情有愧執謙  
之厚眷言欣悚罔既敷陳

又

伏承遡鯨波而修貢趨鳳闕以觀光亦既勤勞有嘉忠恪行展班荆之勞遽蒙枉牘之私感愧惟深名言罔既

謝土物狀二

貢篚星陳方謹多儀之享餘珍波及不圖私好之隆靖言此心惟德其物感銘滋厚敷叙奚殫

又

華旌暫弭式覩於清規方物再陳更煩於私餽輸情良厚永好敢忘愧佩之誠名言罔既

回旦望啟二

季秋謹時肅霜在候恭惟某官遠修方貢備著賢勞宜  
神物之陰扶擁福祉以來集未遑修慶先辱枉緘感愧  
之私名言靡究

又

斗當建戌節謹授衣恭惟某官享上惟忠宅心以道宜  
百神之交相茂多福以來綏曾修慶之未遑遽貽書之  
猥及眷言感愧罔既敷宣

回高麗使先狀二

伏審抗旌修貢將覲於日邊飛鷁候途已臨於浙右行  
展郊垵之勞仍瞻原隰之華修問未遑占書猥及眷言  
感愧罔既敷陳

又

伏承泛雪海之浩茫欣茲入覲想天津之壯麗行矣觀  
光辱函牘之過勤知舟師之在望即諧瞻晤良極忻愉  
謝高麗使副土物狀二

稱贄鼎來僅展行臚之勞輸情良厚更分貢篚之餘既  
用拜嘉敢忘佩德

又

畫鷁經行幸清規之獲展殊珍問遺豈私好之難期仰  
被牋牘之勤抑認情文之盡逡巡拜貺欣愧交懷

答贈物狀二

竊以適程子之驩心贈之束帛酬季札之嘉惠獻以紵  
衣輒陳薄儀用答厚意有少土物具在別牋

又

竊以惠好猥加感深贈帶物儀甚厚愧匪報瑤有少土

毛具在別紙

回使副不赴排宴狀二

授館方初瞻風是幸我有旨酒冀陪揮麈之歡客歌驪  
駒莫遂攀轅之願枉華牋而敦喻佩謙德之彌光感愧  
惟深敷宣罔既

又



飭厨傳以稱客蓋列辟之常儀銜杯酒以接歡實鄙人之私願遂蒙誨諭仰認勤誠諒溫詔之趣行及需雲而稱壽挽留莫遂悵快何勝

代貢土物狀

侯邦歲聘既遵典禮之常天子時巡爰襲祖宗之舊辱在守土敢廢多儀前件物三壤所宜九賦攸出莫備充庭之實用伸旬日之誠

代會高麗國信樂語

鳳檢十行往賁三韓之國鯨波萬里少勞一葦之航恭  
惟國信某官驚代人豪柱天賢業處漢廷諸公之右受  
上聖非常之知眷彼遐方夙殫臣節肆奉光華之命往  
宣問勞之恩念將聳異域之榮觀顧必極中朝之妙選  
二三子莫出孰為安魯之謀第一人肯來自足增唐之  
氣而况間文武之安否傳白傅之篇章雖曰賢勞實資  
重望仗平生之忠信席大國之威靈涉雲海之浩茫望  
神山之咫尺一何壯也不亦快哉知府某官喜接行轅

宏開雅宴願盡舉觴之禮少延揮麈之歡某不揆荒蕪  
上獻口號令聞說清臺入夜觀文星今合照三韓頗知  
禮樂尊周室更遣威儀識漢官海若驅龍迎瑞節飛廉  
隨鷁借輕翰歸來玉殿承新渥準擬黃麻仔細看

代送京西運使樂語

華旌耀日莫留使者之登車綺席臨流遽見主人之送  
客矧知舊郡仍是故鄉願桃李之在人甚多豈楊柳之  
攀條無贈恭惟某官珪璋瑞器嶽瀆英資曩膺宸扆之

簡求出摠東南之大計規模宏遠聲實著聞得請真祠  
久遂優游之樂觀風近甸更欣將命之榮共知行旆之  
西飛正是鋒車之便路佇叅密命入踐禁途知府某官  
久奉勝遊曲投雅好繁絃九奏重增南浦之傷別酒一  
樽願盡陽關之唱某等叨居樂部獲侍台墀不揆荒蕪  
上獻口號 願盡離筵三百杯星軺西去幾時迴銅駝  
柳外飛華節金谷花邊望使臺富國倉箱歸善計濟川  
舟楫賴宏才公行勿亟朝天路帝有甘泉密詔來

代會使相上冢回致語

牙璋前辱聳里閤之旁觀綵纜徐牽指日邊之歸路縉紳共仰出處兼榮恭惟某官霖雨聖時股肱國體紹復先王之大業鋪張對天之宏休鸞省倦遊楓宸予告都門供帳寧論疏傅之歸鄉宮錦賜袍特寵元忠之拜掃方體望之本朝之意須鄭公上冢之還從舟楫以戒途擁節旄而就第入摠均衡之重求綏槐鼎之榮知府某官喜接台光宏開雅宴願盡舉觴之禮少延揮麈之歡

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勲高一品重朝班暫擁麾  
幢耀里間疏傳莫誇供帳寵魏公今賜錦袍還畫船即  
赴青門召田里休營綠野閒直待汾陽書考滿始應几  
杖傲湖山

代秀守請交代致語

樓船飛下暫遣北闕之星辰瑞節初臨增煥南州之風  
景歡聲在路和氣生春恭惟知府某官川嶽英姿珪璋  
粹質繡衣持斧薦更使驛之光華錦帳握蘭夙著丹墀

之聞望謂持荷之下遠始剖竹以均勞特借經行少勞  
坐鎮一方濡槁共知甘雨之隨車千里噓枯已覺仁風  
之在扇知府某官恭迎旌旆喜接清光情深契濶之私  
義重夜承之契願盡舉觴之禮少延揮塵之歡某等不  
揆荒蕪上獻口號 樓船疊鼓破烟輕欣見兒童竹馬  
迎錦帳握蘭乘寵眷繡衣持斧茂威聲共知甘雨隨車  
到已覺仁風逐扇行自是玉皇香案吏肯容蕭散寄江

城

聖節勾隊

雲霄在望遙瞻北極之尊劍佩相磨共罄南山之祝宜  
命蹁躑之侶少資和合之容緩引笙簧舞重入隊

問隊

命侶嘯傳有翩若驚鴻之態整衣搖珮豈暮為行雨之  
人來近台階盡言爾志

放隊

回雪輕盈既呈於楚舞行雲流轉宜返於巫陽再拜台



階相將好去

女童隊心致語

某聞里社開祥當良月先春之候華封獻祝卜後天難  
老之期並舞簪裳遙瞻魏闕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元后  
博大真人已昭極治之功宜享無疆之厯廣成子千二  
百歲未足誇多天皇氏萬八千年於茲為盛卿雲紛郁  
化日舒長共殫祝聖之勤均錫在公之酒星陳樽俎鼎  
沸金縑某等獲侍台階欣逢盛會願綴容於六佾庶共

樂於千齡未敢自專伏候台旨

代請越帥致語

師徒取道共知元帥之行父老出郊爭覩藩侯之至可  
無樽俎少駐旌旄恭惟某官節厲冰霜量涵江海臨難  
得仁者之勇接人皆有德之言更惠愛於六州歷光華  
於五閩惟茲舊治實戴殊恩孤城獨存賴魯公忠義之  
力雅俗未改服劉寬孝弟之規故應清夢之餘尚記甘  
棠之舊當年追餞見攀轅卧轍之悲今日約行有分闔

建牙之喜某官甫迎舟艦欣望光塵十乘啟行難留於  
去傳一觴為壽少盡於羣情云 樓船十里駐郊垞老  
幼扶持夾道迎卧轍攀轅曾結戀建牙分閩喜經行樽  
前歌舞皆親按眼界風烟特地明要看山公歸倒載莫  
辭芳醕細深傾

茗溪集卷二十八